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公社电影队下乡了。所谓队，不过一人一车，人是周子官，三十来岁的男人，面白，微胖，衣着干净，跟乡下人的黑瘦和衣衫破败反差大。车是板车，堆着放映机、胶片箱、装银幕的袋子，还有一台柴油发电机。

周队长把车拖到大队，生产队丁队长派人接来，赔着小心说话，递烟，派饭，然后叫后生在稻场埋杆子拉银幕，忙得二一添作五。乡村一直是岑寂的，这时候却沸腾了，半下午就有不少人拿着凳子站位子，细心的妇人会派儿子接来外婆，晚上有电影看，跟过节似的。

我还是去打猪菜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1971年初夏一个雨后的下午，阳光很大，天气湿热，我一手拿篮子，一手拿镰刀，懒洋洋地往队屋那边走。我并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此事竟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女人们带着孩子，坐在稻场边剪山芋藤。山芋藤是提前培植出来的山芋苗，她们顺着枝节一段段剪开，然后乘雨后插到潮湿的地里，成活率要高不少。因为是轻松的体力活，又因为有电影看，女人们都高兴地说着话。

得了一本线装书，在“清明”条目下有“春日榆荚雨”句，读了很是欢喜。细雨滴落时，再看见一串一串的榆钱儿，会小声念出来：春日榆荚雨。于是，心下的欢喜也似榆荚般一串一串的。

这句的后面，有一句：寒食，挑菜，如今人春日採菜。

採什么菜？清明前后，可採的菜太多了，除了上面说的榆钱儿，还有荠菜、鼠麴、蒿子、马兰头。吾乡人春日最嗜爱採鼠麴草做粢。古人将鼠麴粢叫作“青其”，意思是亲没后，又复见青草青青矣。

母亲知道我喜食鼠麴粢，春日多多采撷，择净，剁碎，揉成团，置于冰箱冷冻，过年时取出来，依然绿莹可爱。室外白雪簌簌，屋里家人围炉烤粢，世间的幸喜实不过如此了。

古语云“以鸟鸣春”，春天鸟声宛转，本是件让人欢喜的事，可是对于杜鹃鸟的叫声，我却欢喜不起来，反而很害怕听。祖母告诉我，一年当中，第一次听见杜鹃鸟叫是很有兆头的，如若当时正在干活，最好，预示一年当中会旺旺相相，当然在数钱就更好了；若当

长久以来，读书于我，入心入脑的可谓“多乎哉？不多也”，但多少年前读过的一句“君子远庖厨”，倒是念兹在兹，无日或忘，并能举一反三，推而广之，对诸如农贸市场一类的存在，向来采取避而远之的策略，以示洁身自好、不同流俗。不想这次远来楼塔，下榻的所在，恰好比邻农贸市场。一宿无话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我找了家街头小店，饱食打面一碗，正心满意足施施然往回走，忽听得一声招呼，却原来是孙昌建、陈博君两位作家老师，正相偕逛菜场来着。难得见这两位全然一副居家男人做派，我当即跟了上去。

“这菜薹头鲜不鲜？”“毛笋一早挖的是吧？”两位老师身姿挺拔，他们多此一举的询问，有如一枚石子轻盈划过平静的水面，在四周围溅起的一片斩钉截铁的承诺间，他们眉头紧锁，仿佛是在重新学习明辨是非、识别真实与谎言。陈博君老师更是一秉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之精神，但凡有不甚明了、难以把握的，大抵都能做到不憚其烦，及时用手机向太太再三请益。见两位老师流连其间，乐此不疲，

断指

突然，人群炸窝了。原来电影队接到通知，这次放映是安排在西中队，不在我们外拐队，周子官要收器材，到西中队去，任丁队长怎么求情都没用。妇女们不干了，鼓动孩子们用土坷砸周子官。我就是在这时候走到他身边的。

周队长被土坷砸急了，放下手里的事，去追孩子们。他不是当真追的，看孩子跑远了，就回头弄板车，这时候就撞上了我。我其实没弄清事情的原委，还是一手拿篮子，一手拿镰刀，一头水雾地瞧热闹。他一把夺过我的镰刀，我本能地抓住镰刀，不想抓的是刀口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一时血花飞溅。

紧跟着我就被周队长抱住，往村卫生所赶。很多事我已经记不得了，能记得的是我哭了一路，能感觉他捏得我手都麻木了，还有心脏“扑通扑通”的跳动声。那一年我离九岁差两个月。

在卫生所简单包扎后，我又被临时转去安庆的医院。我们坐的是船。

清明帖

时正在上厕所，或者在睡觉，这人将在一年当中“不好”，而如果正在梳头，则会大难临头。

能有什么不好呢？那时小，不以生死为大事，对于祖母所说，没有往心里去。

祖母在我十岁那年的初夏去世，年前起的病，不过半年，一向健康的她就化为了虚无。几十年前的旧事了，也不记祖母去的那年春天，第一次听见杜鹃鸟叫是在如厕还是在梳头？

春夜晚睡的人，睡觉时初次听到此鸟的鸣叫声，概率其实是很大的，我有一年就听到过。这时，我想起了祖母的话，附带想起了祖母的一生。那个倔强的脚女人，八岁做童养媳，饿了一辈子，经历了丧女、离异、癌症，为什么还对生命怀有如此深的珍重？

后来读到《荆楚岁时记》，书中介绍了一种方法：学几声狗叫，以应杜鹃

我躺在船舱里，能听到江水懒散地拍打船底声。父亲说，你要大声哭。我太累了，哭几声，又不哭了。划船的人说，这孩子坚强，是好手。其实当时手是麻木的，并不疼，只是晚上到了医院，才知道什么是疼。

我在医院住了可能有二十来天。出院后，右手中指前关节不能弯曲，无名指关节全是僵的，从此成了残疾人。据说医院原是打算截指的，父亲不干，说，孩子还小，能保的尽量要保。

手残了，握力大减，插秧又碍事，总之做农业很不方便。我慢慢觉得，农业不是我做的事，这可能是我后来能上大学的主要或直接原因，正所谓塞翁失马了。

我问，周子官后来可赔钱了？娘答，赔什么？就你爸住院陪护，生产队付了误工费。那一年一个工分约七毛钱，父亲总共陪了二十多天，算起来，我的两根手指最多值二十块钱。

有意思的是，周子官的儿子后来成了我的高中同班同学。他见我总是害羞地笑，轻声说话，大概也知道我跟他爸的故事，如今他爸去世也有些年头了。

之鸣，此法可以避开如厕时听见杜鹃初鸣带来的灾难。

又到杜鹃初鸣时节。前溯几十年，若那时我读过此书，告诉祖母这个解法，兴许在她本就愁苦的一生中，能帮她减去些许无谓的忧扰，在她所珍重的不太长的生命里，放进去一丝暖光。

在中国民间，清明节已经成为独特的文化谱系。我有个朋友，很早就离开家乡，在异乡谋生，他过年时几乎不回家，而每个清明节都会不远千里万里，驱车返乡，就为了在父母坟前烧张纸，插个标。他说：父母在，过年回；父母亡，清明回。说者和听者都面露凄色矣。

记得三十多年前，我初嫁到夫家，公公一头挑着因热汗脱下的冬衣，一头挑着食饷，带着我一个一个地认坟。

文化传承真是说不清的情愫。老辈人带着晚辈认坟，然后自己躺里面了，然后晚辈变成了长辈，又带着更晚辈来认坟。就像坟上的青草，旧草黄了，新草又冒出来，一代一代就这么传下去，文明的衣钵也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了下来。

猪肉多年，招惹得身后一大拨人，像他一样看到菜场都绕着走，这要是生活在当下，混迹市井，不再有人当他是“亚圣”了，难说不比我们还要张皇失措，最后大约也就只能在菜场摆个摊吧？其实，在菜场白瓷砖台面上分别摊摆开的各类菜蔬，比许多自以为真理在握光芒万丈的人更懂得一生要坚持什么。它们各守着各的颜色、各守着各的滋味，不像某一种人，他们见谁都想笑、想拉手、想扫一扫加个微信，然后说，多多关照，多多联系。他们没有想过，哪怕就是蔬菜，也不喜欢这样。譬如西红柿就是西红柿，马铃薯就是马铃薯，一点也不含糊。

另外，菜场多少倒也算是自由之地，除了孙昌建老师、陈博君老师等等顾家有趣的名流，一般不会有自以为伟大的人物经常光顾，也绝少有关系重大的是非发生。尤为重要的是，孙昌建老师、陈博君老师自会不时前来照顾我的生意。“这菜薹头烧汤落胃。”我想象着他们乘地铁、搭公交大老远地赶来，踱到我的摊前，与我讨价还价、交流厨艺的模样，不觉沉醉。

◇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楼塔买菜小识

我自然也不能叫苦，只得先于脑中赋诗一首并从容推敲之：“古镇春来物焕新，溪山夜雨洗莺晨。芳芽新笋盈街市，长食当为不俗人。”接着是检讨自己，觉得相比于孙昌建、陈博君两位老师对生活满怀的怜香惜玉，我的确算情趣寡淡。

这个清早，在楼塔镇农贸市场，我亦步亦趋在孙昌建老师、陈博君老师后头。有一瞬间，身旁的各色菜蔬深切打动了我，让我觉得自己实在应该来这也摆上个摊。如果我当时把这念头说出来，想必两位老师都会极力赞成，但我偏克制着不说，免得他们一想起那么多文字远比我好的人，还在单位拍马，而我却在菜场的摊位上唱歌，难免不会替这些锦心绣口之人着急难过。

后来回到房间，我冷静想了一刻钟，觉得当真能在楼塔镇农贸市场摆个摊卖菜，还是挺鼓舞人的。就说这孟子吧，别看配享孔庙陪孔夫子吃冷